



守护山区乡亲，步履未曾停歇

从乡村医生到幸福院院长，刘庆民40余年初心不改

褚思雨 丁安顺 通讯员 杜正义 包庆淼 刘凤娇 济宁报道

幸福院的发起人

泗水县苗馆镇限泉村位于老寨山脚下，村庄远近有二十几座山头，山头虽不高，却隔绝了外界的繁华和喧嚣。2月底，气温开始爬升，但驾车行驶在蜿蜒的山路间，还是能感受到丝丝寒意。

群山环抱下，限泉幸福院两排灰白相间的平房虽不起眼，但医务室、康复室、食堂、卧室、洗澡间一应俱全。这里的10余间周转房，可容纳20名孤寡老人居住生活。而幸福院中间的部分空地，被开辟成了小菜园。

“今天是一周一次的‘水饺日’，中午咱就吃胡萝卜馅的水饺！”说话间，刘庆民挽起袖口，俯身在菜园里将五六个胡萝卜连根带泥拔出来。妻子包现云作为幸福院的“后勤”，一早就钻进了厨房，忙着和面、备菜。而入住的身体条件允许的老人，也会来帮忙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。

73岁的王均梅一边洗着胡萝卜，一边说起在幸福院的幸福生活。入住两年多，王均梅在幸福院的吃住医全部免费。“以前哪享过这种福啊，每天早上睁开眼就有热汤饭，晚上睡觉被窝里也是暖烘烘的，屋里电视机、空调、卫生间，就连生病也有刘老弟来看病、开药，你说咱还能有啥发愁的！”

看到老人们在这里过得幸福，刘庆民比谁都高兴。“建幸福院的初衷，就是为了给孤寡残疾老人一个家。”刘庆民说，年轻时他因病住院，发现邻床老人无儿无女、缺人照看，很是可怜。从那以后，他心里就种下了解决农村老人养老问题的火种。直到2022年6月，在省市县财政支持和爱心企业的帮助下，他又拿出攒了多年的积蓄，一座以村卫生室为依托的限泉幸福院在村北头建成。

如今，刘庆民在幸福院的办公室里又架起了一张床。“家里有老伴儿看着，卫生室有儿子盯着。幸福院里的老人需要我照顾，我就住在这儿。”

乡亲们的刘大夫

限泉村三面环山，一条条蜿蜒的山路，串联起了刘庆民40多年的行医经历。

“高中毕业后，先回村当了两年教师。每月9块钱工资外加5分的工分，既能养家糊口，又颇受人尊重。”可突发的一件事改变了刘庆民安于现状的想法，更

“饺子出锅咯！”午餐时分，泗水县苗馆镇限泉村限泉幸福院的食堂内，老人们围桌而坐，饭菜的热气蒸腾而上，满屋氤氲着幸福的气息。

63岁的刘庆民是这家幸福院的发起人。人生的前几十年，刘庆民是附近8个山村唯一的村医，是当地人心中的健康守护者。他曾因手里的1880张欠条被各大媒体报道，并在2018年当选第13届全国人大代表。

退休后，儿子刘壮壮接班成为乡村医生，刘庆民便把主要精力放在了探索农村养老问题上。2022年，他以村卫生室为依托，筹资建设了限泉幸福院。希望以此探索出一条可复制、可推广的农村养老模式。



影响了他的一生。

1978年的一个夏天，村里一位孕妇在干农活时不慎大出血，十里八村没有一名医生，孕妇的家人用架子抬着送往30里外的县城医院，只走到一半路，孕妇不幸去世，孩子也没能保住。时隔多年，刘庆民谈及此事仍旧唏嘘不已：山里人如何提高生命的质量？

这件事发生不久，17岁的刘庆民就告知学校自己不教学了，要学医。他先后师从两位乡医，学会常见病的诊断及用药知识。1979年，刘庆民在限泉村开办了第一家乡村卫生室，这也成为限泉庄村及附近8个村庄唯一的一所医疗机构。

“从医的初衷不是为了赚钱，而是为了治病救人。”从卫生室开张那天起，刘庆民就立了一个规矩，也是他给村民的承诺。这个规矩和承诺被刘庆民写在了卫生室门上：先治病后付钱，有钱没钱都给看，24小时随时出诊。

山里的老人多，老病号也多。为了方便群众，刘庆民总是上门给人治病，为此骑坏6辆自行车、8辆摩托车，长年看病从不提钱，40多年下来，光欠条就是2000多张，其中最早的一张是1979年的，总数目加起来大概有十多万元。

年轻时，刘庆民也曾有过动

摇，尤其是有一次晚上出诊，骑着摩托出去，摔倒了，腿也受了伤，心里有一种很不舒服的感觉。在地上坐了一会，把摩托扶了起来。“这个是我的责任。”他自言自语道。

刹那间的动摇被更坚定的信念击败，“我们这片（村庄）本来就偏僻，乡亲们遇上紧急情况只能求助于我。这些年，我和乡亲们的感情越来越深，他们需要我，我也离不开他们。”

2022年，同样学医的儿子刘壮壮和儿媳席丽华“接棒”卫生室，“先治病后付钱”的规矩和承诺也一并传承。

老人们的贴心人

2014年4月，《齐鲁晚报》首发了题为《乡医刘庆民的1880张欠条》的报道，迅速引起广泛关注。刘庆民记得，当时省领导看到报道后，作出向他学习的批示。

此后，迎接刘庆民的是接连不断的媒体采访和全省各地的宣讲。他先后获得“感动济宁”十佳人物、“山东省卫生计生系统服务标兵”、山东省“最美乡村医生”“山东好人”“山东十大凡人善举”等荣誉称号。2015年，刘庆民被授予“全国医德楷模”称号。2018年3月，他当选为第十三届

全国人大代表。

“责任重大，使命光荣。”刘庆民感慨。2018年当选全国人大代表之前，他主要关心的是村民的健康，成为全国人大代表之后，他关心的范围由限泉村扩大到了更大的范围。

在担任全国人大代表的5年期间，刘庆民一共提出87条建议，最多的就是关于农村老年人的健康和赡养问题。

2021年全国两会期间，刘庆民提交了《关于农村老人赡养问题的建议》。建议在全社会营造了关爱老人、孝敬父母的良好氛围；对子女以各种理由不履行赡养义务，霸占父母的补助金、养老金等行为，采取法治教育、司法督促、联合调解、信用惩戒等方法予以纠正；对于特困老人、失能失智老人、高龄独居者等老年群体数量较多等情况，应当根据农村实际，进一步优化城镇养老保险基金的收支，逐步提升农村养老的保障功能。相关部门对此高度重视，于2021年8月给予刘庆民书面答复，并表示会进一步研究制定农村老人赡养有关措施。山东省民政厅出台关心关爱老人“周转房+幸福院”政策，明确建设村级老年人公共服务设施将给予一定政策补贴。

相关部门的积极反馈极大地鼓励了刘庆民。2021年，他在村里承包了一块土地，开始筹建

限泉幸福院，以此探索乡村振兴背景下的农村养老新模式。

不畏难的奋进者

2022年8月，限泉幸福院正式开始运作。对于刘庆民来说，是实现了一个小目标，不仅为孤寡老人提供了温暖的家，更是他心中那份执着与信念的具象化。

周一“健康日”、周三“蒸大包”、周六“水饺日”、周日“心理咨询日”……刘庆民始终将老人的需求放在首位，从物质到精神，全方位、多层次地给予他们无微不至的关怀。老人们的生活丰富多彩，他们可以在明亮的会议室里看电视听音乐，也可以在小广场上锻炼身体。这些细致入微的生活安排，不仅为老人们带来了健康与快乐，也让限泉幸福院变得更加温馨。

如今，限泉幸福院运营两年多，一切看似正在向好发展，可刘庆民却犯了愁，“运营上遇到了一些困难，主要是欠缺补贴。”

当初建设限泉幸福院时，花费了110多万，“除了政府拨的90万，剩余的钱是我东拼西凑借来的。”幸福院开始运作后，入住的老人吃住全部免费，除了偶尔的社会捐赠外，大部分的费用都由刘庆民个人来出，“我的工资，我获得各项荣誉的奖金，加起来每月有七八千块钱，但幸福院每月的基本生活费、电费、护理费等大项加起来开支就达1万以上了。”

想把幸福院持续办下去，资金保障是关键。

最近，刘庆民有了一个新的想法，如果下一步没有资助，他打算在坚持公益性的基础上，对新入住的老人考虑分层收费，“像食宿、基础医疗这种基础服务依旧免费，在失能半失能老人的康复护理等增值服务上进行适当性收费。国家每个月都会给老人发放养老金，让他们拿出一部分钱，在这个幸福院里安生养老。”

而他的最终目标，是要在没有人帮助的情况下也能独立运作幸福院，探索出一套集医养、康养、文养于一体的“幸福院+周转房”农村养老模式。



扫码看视频。